

全国“最美拥军人物”孙嘉悱——

步履不停，愿聚微光敬英烈

■ 本报特约记者 肖承祯

清明节临近，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者孙嘉悱愈发忙碌。摸排上海市安葬的浙江籍烈士名单、协助抗美援朝烈士扫墓、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的宣讲课件……孙嘉悱的日程，排满志愿服务活动。“希望能抓紧时间多为弘扬英烈精神做点事情。”孙嘉悱说。言与行契，心与迹同。2006年以来，孙嘉悱和志

者团队足迹遍布25个省份，收集整理700多处烈士纪念设施的3万多条信息，帮助1600多位烈士找到家人。她还先后发起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“英烈故事我来讲”等志愿活动，助力形成崇尚英雄烈士、弘扬英烈精神的社会氛围。2023年，孙嘉悱获评全国“最美拥军人物”。近日，记者走近孙嘉悱，聆听她二十年如一日为烈士奔走的点滴故事，感受那份浓厚真挚的家国情怀。



图①：2024年10月，浙江籍烈士华文醉牺牲74年后，家属在烈士墓碑前拍摄的特殊“全家福”。
图②：2025年3月，孙嘉悱在浙江农林大学开展英烈精神宣讲。



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

照亮回家的路途

一个人花费极大的精力去做一件事情，一定有相应的思想动因。“我的思想动因，可能来自骨子里对军人的崇敬。”孙嘉悱说。1985年，孙嘉悱出生在宁波市的一个军人家庭。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，外公是抗美援朝老兵，父亲曾在海军某部服役。她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，对军人有天然的感情。2006年，孙嘉悱和朋友一起参加金华市举办的“收集抗日老兵手印”志愿活动。看到老兵手上硬硬的老茧和一道道伤疤，孙嘉悱深受触动：“这些都

是握过钢枪的手！老兵曾为国家付出那么多，我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。”从此，孙嘉悱主动和老兵结对，经常前去看望，陪他们聊天，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。从老兵们的讲述中，孙嘉悱对英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2012年，当她和新婚丈夫筹备蜜月旅行时，他们作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安排——赴云南边境地区烈士陵园。 “我们第一次看到漫山遍野的墓碑，内心受到巨大震撼。”孙嘉悱回忆，“很多墓碑上仅有烈士姓名，没有籍贯，也没有亲人信息，许多烈士牺牲时只有

20多岁，和我差不多的年纪。” “他会是谁的儿子？亲人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”远程路上，这些念头萦绕在孙嘉悱心头，“一代代人正在老去，现在不为烈士寻亲，时间越久，就越难找到了。” 2017年，孙嘉悱结识了烈士后代黄军平。黄军平曾辗转前往朝鲜，寻找大伯黄建国的安葬地，可惜未能如愿。后来，他把遗憾和思念压在心底，转而帮助更多烈士寻亲。为帮助黄军平，孙嘉悱在网络平台发起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话题，号召更多人提供英烈的信息线索。

很快，安徽省太和县烈士王心恒的侄子王志宝联系到孙嘉悱。王心恒于1949年在解放宁波的战斗中牺牲，不知葬于何处。王志宝想请求孙嘉悱帮助寻找，她二话不说便答应了。为找到烈士安葬地，孙嘉悱走遍宁波市的烈士陵园。两周后，终于在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找到王心恒烈士的墓碑。孙嘉悱至今记得她给王志宝打电话时的情景：“电话那头，传来‘终于找到了’的喊声，随之就是‘哇——’的哭声。” 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大工程，渐渐地，孙嘉悱的身边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。志愿者团队也由最初的几个人，发展到现在的400余人，构建起省、市、县三级寻亲网络，先后帮助1600多位烈士找到家人。“战争年代，许多烈士被埋葬在偏远的山村甚至荒地，我们需要‘下探’，打通为烈士寻亲的‘最后一公里’。”孙嘉悱说。

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

记住他们的模样

寻亲的脚步走得越远，孙嘉悱心中的一份痛惜便越重——她见过太多烈士捧着烈士模糊的旧照落泪，见过战地家书在岁月流逝中变得残缺，那些承载思念的物件，正在慢慢失去原本的样貌。 “英烈们用生命换来山河无恙，我们要为他们留住容颜、守住回忆，让后人知道，他们曾是怎样的鲜活模样。” 2021年，带着这份心愿，孙嘉悱牵头组建烈士遗物修复小组，并联系各地退役

军人事务局、村委会、烈士陵园等，征集待修复烈士遗物。回忆起河南籍烈士袁松鹤战地家书的修复过程，孙嘉悱神色凝重：“这封家书是烈士最珍贵的念想，交到我们手上时，纸页泛黄发脆，一折就可能碎掉，多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。” 烈士遗物修复小组坚持“修旧如旧、恢复原样”原则，对信件进行除尘、展平、脱酸加固，用与原纸质地相近的补纸对破损处进行托裱修补，还原书信

原貌。经过数十天努力，修复好的战地家书被送回烈士手中。“袁松鹤烈士的女儿袁秋霞的手掌抚过清晰的字迹，反复念叨‘看到了，是他的字，我记得’。”孙嘉悱说，老人泪水在眼底打转，却强忍热泪、生怕沾湿书信，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 “为烈士修复照片、书信等遗物，不仅是保留烈士存在过的痕迹，更是为亲人留下一份念想，让后来人的缅怀有载

体。”孙嘉悱感慨道。 2022年盛夏，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者在寻访烈士时偶然发现一张“英雄冰雕连”烈士武洪忠的二寸黑白单人照。“这张照片，是我们找到的该连烈士的唯一一张单人照。所有人都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收好照片。”孙嘉悱说。 烈士遗物修复小组成员将照片进行修复扩印。后来，经武洪忠烈士家人同意，这张照片的原件被陆军某旅“英雄冰雕连”连队荣誉室收藏，成为激励官兵建功军营的宝贵精神财富。 “目前小组已经修复完成烈士遗像1200多张、烈士遗物100多件。实际上，需要修复的遗物还有很多。这些物品承载着情感、记忆和嘱托，延续着几代人的追求与思念。”孙嘉悱说，修复遗物既是对烈士及后人的告慰，更是对英烈精神的传承。

“英烈故事我来讲”

守住未来的希望

在孙嘉悱看来，为烈士寻亲、修复遗物，是守住过往的记忆；把英烈故事讲出来，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，则是守住未来的希望。 这个想法源于一次经历。一天，孙嘉悱在陵园抄写墓碑上的资料，正巧碰到一个小男孩。男孩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抄这个？这个人怎么死的？”直白的提问，让孙嘉悱意识到，要想让孩子们崇敬英烈，首先要让他们了解英烈的故事。否则，英雄的名字对他们来说，只是一串符号。 为让更多人了解和铭记英烈事迹，孙嘉悱和志愿者们发起“英烈故事我来讲”志愿活动。

很快，一支由退役军人、教育工作者、优秀青年等组成的宣讲队伍应运而生。团队成员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宣讲：头发花白的老兵，以亲身经历讲述烽火岁月；学识深厚的教师，用专业视角解读英烈精神；朝气蓬勃的青年，把英烈精神具象化为生动鲜活的故事…… 为让宣讲更接地气、入人心，宣讲队成员不断创新宣讲形式：打造“互动式”暖阳课堂，让听众主动提问、分享感受；组织“沉浸式”体验活动，带着大家走进革命旧址，感受峥嵘岁月；把宣讲视频上传至网络，让英烈故事突破地域时空限制，传播得更广更远。 “最近我们创作了以浙江籍革命烈

士李敏为原型和发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两个剧本。”26岁的李昌洲，是宣讲队伍里的新生力量。他和几名志愿者创新打造年轻人喜欢的“沉浸式”红色体验剧本，增强英烈故事的感染力吸引力。 “他们的宣讲不是单向的灌输，而是带着温度的分享。”宁波市中原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董二毓评价道，“电影《长津湖》热映时，孙嘉悱结合电影中的人物，到学校讲了不少好故事。” “3个土豆”的故事，让学生们印象深刻——电影中雷公的原型之一山东沂蒙人庄元东，在长津湖战役期间，任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2营4连指

导员。他牺牲前没吃上一顿热饭，3天只吃了3个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土豆。每次吃冻土豆的时候，他都先揣到怀里焐着，软化一层啃一层。 这次宣讲还有一个后续故事。庄元东侄子的孙子将这件事写进作文，老师看到后非常感动，立刻联系到他的家长并上报学校。学校将这个孩子所在的少先队中队命名为“庄元东英雄中队”，号召大家一起向英雄学习。 2020年以来，为弘扬英烈精神，孙嘉悱还将寻亲故事制成课件，走进全国多所中小学宣讲150多场次。 采访接近尾声，孙嘉悱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新的寻亲求助、修复委托、宣讲邀请接踵而至。“你又该出发了。”记者说。“幸运的是，我不必一次次出发，因为我一直在路上。”孙嘉悱笑着说。 此刻，一缕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孙嘉悱的脸上。“一束光芒或许微弱，但千万束微光汇聚，便能照亮英烈回家的路，温暖我们的精神家园。”她动情地说。

图③：2024年12月，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者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前合影。
图④：2025年3月，河南许昌籍烈士袁松鹤的遗物修复完成，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志愿者将遗物交还给烈士家属。

图⑤：2025年清明节，在浙江省宁波市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，孙嘉悱带领小学生为无名烈士墓描红。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，版式设计：鹿硕

亲历者说

“一个字都不能打错”

■ 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者 黄妍丽

成为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者后，我的第一项工作，便是将烈士名单逐一录入电子表格，再将其与中华英烈网及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英烈数据库进行双向比对，核对烈士的身份、户籍资料，最终确定烈士准确的个人信息。 每用键盘敲击下一个字，我都格外谨慎。寻亲群里那句“打错一个字，烈士可能就找不到家了”，时刻警醒着我。 整理过程中，我常常习惯将未查

到相关信息的名字标注为黄色。一番整理下来，屏幕上大片刺眼的黄，让我眼睛发酸。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：一定要帮这些烈士找到回家的路。 2023年底，我们从抗美援朝老兵吴无畏口中得知，他的战友吴建雄，17岁时从上海孤儿院参军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。“他无儿无女，也没有其他亲人。倘若我们不记得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记得他了。”吴爷爷的话，字字千钧。 英雄，不该被遗忘。2024年初，

经过多方奔走，我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英烈墙上，找到了“吴建雄”（随后，媒体刊发报道《吴建雄烈士，您的名字上新闻了……》）。那一刻，吴建雄这个名字，不再只镌刻在战友的记忆里，而是被更多人记在心上。 我只是个普通的志愿者，能做的不过是尽一份绵薄之力。但我坚信，当千千万万个平凡的你我并肩前行，那些滚烫的名字，终将穿越时空，永远熠熠生辉。

一家人接大伯“回家”

■ 李松福烈士亲属 李建平

我的大伯李松福，浙江慈溪人。1944年入伍，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七团七连政治指导员，1949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。 这寥寥数语，却是家族几代人竭尽全力拼凑出的全部信息。几十年来，家人只知道他为国捐躯，却始终不知其长眠之地。寻找大伯成为我们李三代人的夙愿。 奶奶弥留之际，攥着家人的手反复叮嘱：“一定要把福儿接回家。”父亲接过这份沉甸甸的牵挂，奔波数载无

果而终。最终，这根寻亲的接力棒传到我的手中。我暗暗发誓：无论多难，绝不言弃，一定要带大伯回家。 转机出现在2017年春节前夕。我的儿子李予麟在一次志愿活动中，偶遇孙嘉悱。了解情况后，她欣然应允，帮助查阅资料，多方奔走寻找。 寻找之路并不顺利，可孙嘉悱没有放弃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在淮海战役牺牲烈士的档案名单中，看到大伯的名字——李松福，牺牲于攻打朱小庄的战斗，被纵队授予“华东三级人

民英雄”荣誉称号。随后，她依托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丰富史料，顺藤摸瓜，为我们找到准确地点：大伯与战友们合葬于河南永城淮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。 消息传来，我们全家立刻驱车赶往河南。在大伯的安息地，我们依照家乡习俗，取墓地周围的一抔黄土，接回浙江慈溪，安放到慈湖烈士陵园。安顿好大伯，我来到奶奶和父亲的墓前祭拜：我终于把大伯接回家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